



刘禹锡怎么唱《竹枝词》 来万州听老农“薅秧歌”

□牟方根

“一田秧苗青又青，半天有雨半天晴。
早出晚归庄稼人，吃苦耐劳是本性。
——巴渝原生态“薅秧歌”

“杨柳青青江水平，闻郎江上唱歌声。
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晴却有晴。
——【唐】刘禹锡·《竹枝词》

在我出生和成长的川东一带农村，在栽秧后不久就要进行一次秧田的除草劳作，俗称“薅秧”。“薅秧”的动作极为简单机械，或用手拔，或脚踩。为“薅”除劳累的疲乏、“薅”快劳务的进度、“薅”乐劳来的趣味，人们一边薅秧、一边唱歌，也就有了“薅秧歌”。

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“薅秧歌”，内容多以反映田间劳作或男女之间的感情为主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流传下来的“薅秧歌”中多以情歌为主。而也正是因为地域特色，最终也衍生出了以吟咏风土为主要特色的竹枝词。

薅秧歌，原是《竹枝词》的源头

“秧苗青来秧苗壮，今年的苗架长势旺。去杂草杂莫懈怠，高产才有新希望。”

“一田秧苗青又青，半天有雨半天晴。早出晚归庄稼人，吃苦耐劳是本性。田间管理不歇气，一年之计在于勤。薅出幸福生活，又遇大年好光景。”

近日下乡采风，再次听到这久违的“薅秧歌”。

传唱者叫陈元本，家住重庆万州龙滩村，现年66岁，手掌上布满老茧，一副乐呵呵的模样，给人第一印象就是种田的“老把式”、快乐的“老农人”。

从老陈所唱的“薅秧歌”中，我们可以领略到“薅秧歌”一般由两句、四句、八句的七言歌词组成一首完整的歌谣。歌谣语言朴实，句式整齐，合辙押韵，诙谐幽默。往往是看见什么就唱什么、想到什么就唱什么，借景抒情、托物言志、以事说理，完全是兴之所至、随心所欲、有感而发。

据考证，唐代诗豪刘禹锡独创的诗体《竹枝词》，也是源于巴渝大地传唱的“薅秧歌”。

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1979年版《辞海》，在其《竹部》之《竹枝》辞条中，有这样一段话：“竹枝，即《竹枝词》。乐府《近代曲》名。本巴渝一带民歌。唐诗人刘禹锡根据民歌改作新词，歌咏三峡风光和男女恋情，但也曲折地流露出他遭受贬谪后的心情，盛行于世。”

多种公开资料和研究也证实，竹枝词，又名“竹枝”“竹枝歌”“竹枝曲”。原是巴渝地区的民歌，唱时，以鼓、笛伴奏，同时起舞，声调婉转动人。刘禹锡任夔州刺史时，据以创作新词。由此可见，“薅秧歌”与《竹枝词》，一脉相承。

哟嚯嘿！薅秧赛歌别有情趣

农业大集体生产时期，“薅秧歌”赛“秧歌”，特别有情趣。

老陈深情地回忆起这样的劳动场景：一个生产队的男女社员分成几支队伍，齐刷刷地列队秧田坎。随着生产队长哨子一声令下，大伙儿如鸭子戏水般扑向田里，争先恐后地薅秧……

为了给自己的队伍加油鼓劲，一支队伍唱：“哟，太阳照啊，春光好啊，催人忙啊，薅秧草啊……”

再一支队伍接着唱：“嚯，秧鸡咕咕叫，给您把话捎，薅好秧苗苗，收成年年好……”

另一支队伍不甘示弱唱：“嘿，手脚不得空（唛），薅秧热心肠（唛），不要马虎眼（唛），满田稻花香（唛）……”

这一哟一嚯一嘿的“薅秧歌”，声腔粗犷豪放、旋律简洁明快、音色浑厚有力，把重庆人火辣外向、耿直豪爽、吃苦耐劳的鲜明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薅秧歌，其实也有风情万种

“薅秧歌”内容以“素”为主，包括反映时令或气象常识、表述奇闻乐见、颂扬好人好事、劝诫积德行善、赞美时代发展进步等方面。

也不乏“荤”的情感，用以表达男女之间的相思与爱慕——

“大田薅秧行对行，薅来薅去无心肠。既要低头扯稗子，又想抬头望娇娘……”

“大哥大哥莫打望，妹懂你的花花肠。心猿意马会出错，留下稗子扯了秧……”

男方继续对唱：“薅秧薅秧薅着秧，遇对秧鸡来歇凉。一只紧跟一只跑，情妹跟倒少年郎……”以薅秧时经常遇见的秧鸡为题材，触景生情。

如果女方有意，会以秧鸡这种水稻田中栖息、形状稍似鸡的沼泽鸟类作比拟，进一步借题发挥，附和唱：“秧鸡秧鸡出没双，患难之际共翱翔。愿与哥哥同住住，朝夕相处情意长……”

反之，如果女方对男方无意，同样会以秧鸡为载体，巧妙拒绝：“秧鸡秧鸡你知趣，妹还太小无爱意。世间好女多的是，任由哥哥去选娶……”

薅秧歌，正面临失传的危险

“薅秧歌”在歌唱过程中，一般由一人领唱，多人跟唱，没有固定歌词，没有现成曲谱，主要靠民间一代一代口授。老陈能唱的薅秧歌，得传于其父亲陈海章。陈海章在生前，是方圆百里的文化名人，不仅会敲锣打鼓、舞狮子、划彩船等文娱表演，而且能歌善歌、谱曲作调。

20世纪80年代后，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，田地“包干到户、包产到户”彻底改变了集体的统一务农模式。与此同时，伴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快速提升，农业现代化的阔步推进，有了除草剂等先进材料，稻田里的稗子等杂草已经不需要人工费力费事地下田去拔掉了。为此，“薅秧”这种田间劳作方式，也就渐渐地退出了公众的视野；与“薅秧”息息相关的“薅秧歌”，也随之“走出田坎”，慢慢地从人们的耳畔消失。

“这传统的、民间的、非遗的、有代表性的东西，决不能失传。”直到今天，老陈仍把唱“薅秧歌”，作为自己的保留志趣。时不时地，他还邀请自己的两位同胞哥哥来家里，吼上几嗓子“薅秧歌”。大哥陈元根今年80岁，二哥陈元维71岁，同样受父亲耳濡目染，能唱会唱“薅秧歌”。如今，陈氏三兄弟唱歌的地 点虽然已不在田里，但那一声声朴实响亮的“薅秧歌”响彻在绿色山村，鸡犬桑麻中也洋溢着欢快的气息。

（作者系万州区作家协会会员）

歌意南溪

□张红



“南溪号子”唱起来 据重庆日报

鹅池镇南溪村因拥有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南溪号子而声名鹊起。我一直纠结于诗意南溪还是歌意南溪，迟迟未敢落笔。

前不久，走进南溪，走近南溪号子，经过心灵的触摸，如愿找到了答案。

“诗以言志，歌以咏怀”，这句话是文以载道最好的注解，诗与歌相通相融。麒麟盖和四角山额头相望，南溪河从其间谷地从容淡定、波澜不惊流过，高山流水觅知音，人与物的心灵契合，诗与歌的相互倾慕，成就了南溪号子。

这里，既可栖息诗意，口口相传，一人领、多人和，悠悠扬扬，将思念和乡情写在多情的南溪之地，更宜徜徉歌意，寄情于此，融情于斯，飞扬激情点染，抒怀讴歌。

上下南溪是心中的世外桃源，上南溪属鹅池，下南溪属苍岭。往昔，两岸十里青山阻行程，坡上土、平谷田、吊脚楼循水生，沿河群众心心相印、相拥相守，共同吟唱“南溪山高两面坡、男女老少爱唱歌”“我坐南溪头，君坐南溪尾”，谱写边区和谐曲和幸福号。

南溪号子是吼号子，这是形象之说又点及实质。领号需音高气足，用“吼”一字的确有味，它是力的积蓄、力的迸发、力的节奏、力的协调，它是喝彩呐喊之音、热血沸腾之音、心灵震颤之音，一般人很难企及。南溪号子为即兴创作，多为托物言情、借景抒怀，其苍穹音域和清风韵律让人久久难以忘怀。特别是以爱恋为主题的下南溪号子更是别具一格，“小河悠悠妹儿乖，清水映出两瓣腮”，调舒舒，情切切，意绵绵。要说吼也是吼出好的心态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，同样铭刻改变现状、向往山那边的高昂斗志和心愿，南溪人骨子流淌着倔强和硬气。

四年前，听到周深演唱的《南溪号子好美妙》听觉为之一振，让人沉醉、直击心扉，空灵的美声演绎，力量与柔美完美融合，歌起心会一起飞向南溪。

南溪号子有《大板腔》《九道拐》《三台声》《拦河号》等20余种腔板，蕴藏的情感、景色、心境是美妙且多姿多彩的。不要只看到传承困境，坚信原汁原味去呵护，传承之路越走越实，内容不断丰富和方式不断融入，传承之声愈唱愈亮。

老瓶装新酒何尝不是一种创新。近年，运用南溪号子探索普法宣传和青少年法治教育有声有色，“公正法治正气歌，报恩感恩知恩号子起哟”“诚信友善朋友多，传统美德号子起哟”等，不断在耳畔唱响，广泛传唱，深深影响着我们。这就是民族之“风”，时代之“雅”，祖国之“颂”。

如今，南溪号子越唱越有味，折射出南溪人美好幸福生活。

你在山那边吼，我在山这边和，南溪号子歌意飞舞，迷恋中的诗和远方，是天籁之音，是山高水长，是田园牧歌，是发展号角，是民生金曲……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黔江区人大常委会）

垫江县非遗《薅秧歌》（资料图片）

